

## 石家庄路禁与美国总统遇刺

↓市委门前禁行出租车的衙门观念 中国青年报 2月27日 作者 张贵峰

### [中国青年报一评]

“我实在想不通,在这么繁华的路段,又紧邻城市主干道,竟然不准出租车通行,有关部门作出这条规定的依据究竟是什么?”2月25日,从外地到河北石家庄市办事的谢先生向记者抱怨。谢先生后来得知,因为该市委机关在这条街道上,所以当地有关部门规定:出租车早7点至晚8点禁止在市委门前通行。(《法制日报》2月26日)

仅仅因为市委机关所在,一条街道便对出租车禁行,这样做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当然不会是法律,正如当地学者已经指出的,“限定出租车不得在某条道路通过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如果一定要穷究“依据”,其实也很简单,明了,那就是,当地公共机关、公务人员心中的“衙门意识”。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封建社会,权力所在地的官府衙门,“衙门意识”以及相应的排场仪式可是相当口赫的——不仅其中的官员出行,衙役要高举着回避、肃静的牌子,鸣锣开道,而且衙门本身也是极为森严、平民不得擅入乃至随意接近的禁地,衙门口衙役林立、门禁层层,老百姓只能退避三舍、敬而远之。虽然,现在早已不是“君权神授”的封建时代,但衙门意识

的“遗风”似乎在许多场合仍然相当普遍。比如某些政府机关门前几乎同样森严的警卫保安、严格登记的门规,以及巍峨的台阶、威猛的石狮子等等。在这一“遗风”的濡染之下,出现“市委门前禁行出租车”这样的衙门新规,当然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

不难看出,这里的“衙门意识”,其实是一种以权力为中心、凸显权力强势地位、努力权力创造一种不可接近的等级秩序氛围,刻意与凡俗社会划清界限,唯我独尊的距离意识、优越意识。更进一步分析,这种“衙门意识”实际上也是一种“权为官用”“利为官谋”,而无视民生的民情隔膜意识。

对于出入皆有公车伺候的市委机关人员自身来说,“门前禁行出租车”当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少了车辆的喧闹滋扰,多了门前的清静安宁。但

对于普通的市民,尤其是那些没有私家车常常只能凭借出租车这种交通工具出行办事的市民,以及靠载客谋生的出租车司机来说,这样的禁令,显然侵犯了他们的权益。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以“三鹿奶粉”事件为契机,河北省、石家庄市围绕机关干部作风、意识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反思反省。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沉痛指出,“少数干部以人本、执政为民意识缺失”,“缺乏宗旨意识且权欲重,以官为本、官僚主义,缺失民本思想和责任”。(《燕赵都市报》2月14日)现在看来,要想让这些干部真正反思反省,真正将反思落到实处,还有很多的事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快报再评]

说这是“衙门意识”我很不赞成,这是对祖宗的污蔑,

欺他们不能反驳。我们从央视里看过那么多“辫子戏”、清官戏,哪里见过这么霸道的衙门?过去的州县衙门,老百姓还可以去击鼓鸣冤,可以去听审案的。

有报道说,当地早已下文件取消路禁,只是没落实,也就是说领导没有“重视”。说到底,还是人家觉得这样舒服,你不舒服嘛无所谓了。

应当承认,机关这么严防骚扰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是有好几位美国总统被刺过吗?但是这有一个大道理管小道理的理:无论如何不能为了官员的安全(更勿论安适)而割断官民之间的联系,而颠倒主仆关系。当官与当兵当警察一样,就是有风险的职业,那么怕死那就辞官不干了!

最近报道说,此路禁经媒体曝光后已紧急叫停,不知各地还有多少类似的未曝光的领导机关“安保”禁令?

## 房价降下来再提振兴也不迟

↓房价早已“振兴”过度 钱江晚报 2月27日 作者 戎国强

24日,权威人士向记者透露,有色金属产业振兴规划和物流产业振兴规划有望今日出炉。至此,国家确定的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物流这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全部出齐。此前传出的能源、房地产等行业将被列入产业振兴规划的消息,未有结果。(新华网 2月25日)

### [钱江晚报一评]

如果不是有人早早放出风声,说房地产业将被列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现在的“落选”也不会如此引人注目。

房地产业落选“十大”,本来很正常,正常得不应该成为一个新闻——没有进入“十大”的产业多了去了,难道房地产业落选“十大”就很委屈吗?难道就降低了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难道落选“十大”,房地产业就不能振兴了吗?

目前各地特别是一线城市因房价过高而销售低迷,但也有人要力挺这个高价,这就需要各种托市工具,人选十大振兴规划,是一个最有权威,最高规格的托市工具和理由。

如果高房价托得住,照样有人买,那也不妨一托。但是,楼市现状已经明确无误地表明,托市,只能让房价离“刚性需求”越来越远,银行收不回贷款,国家拿不到税收,内需释放不出来,这样,房地产业就不能为“保八”助力,反倒成为一个累赘。

一些人真正想“振兴”的,不是房地产业,而是被各种因素拉高的房价。杭州野风海天城之所以能从曾经高达八千多元降到五千多元,是因为他们拿地的价格比较低,楼面价每平方米不到1777元。

而一些开发商拿地价格很高,再加上七七八八,不明不白的成本支出,利润空间很有限,根本经不起房价的波动。也就是说,房价早已“振兴”过度。

### [快报再评]

是的,房地产行业要振兴,并不等于房价振兴。合理的房价让更多的人买得起,才真有望振兴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业也不是简单的房地产问题。在我看来,城里人、年轻人房屋消费观念已经趋于奢侈,脱离了中国人多地少的实际,过于追求宽敞,远远超过中国香港和日本人的住房要求。而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使绝大多数打工者无法在城里定居,农村的住房修好了又是闲置的房间和时间多。这种畸形状态何时了结。

顺便提个疑问,“汽车”位列十大振兴产业第二名,是“振兴”什么汽车?几乎每个大城市都堵得慌,连经济并不发达的昆明市也堵得一塌糊涂了,这家用轿车还是不“振兴”为好吧!

## 恢复五一长假不如强制落实带薪休假

↓恢复五一长假为何左右为难 华商报 2月27日 作者 曹林

### [华商报一评]

恢复“五一”黄金周是近来舆论的热点,广东省更是以“鼓励居民集中在五一前后安排带薪休假”的方式曲线恢复了五一黄金周。但北京市等许多地方政府都表示不会跟进和模仿广东。(2月26日《新京报》)

为什么除广东外,地方政府都对舆论“恢复五一长假”的呼声那么冷淡?毕竟这是一件明显对地方政府也有利的事情。

问题不在于地方政府害怕“恢复黄金周”,会给公众留下“政府朝令夕改”的坏印象。关键在于,“恢复五一长假”对经济增长既有利,又有弊,这种利弊的权衡使地方政府陷入两难境地:既想借长假经济拉动消费,又害怕“给居民多放几天假”会损伤资方和企业,伤害资本的利益,从而影响到地方经济的增长。

许多地方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替政府算过“长假对拉动旅游的巨大效用”这笔账,其实,地方政府更在意另外一笔账,那就是恢复长假可能影响和损害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影响本地经济发展。从某种角度来说,企业老板当然是不希望员工多休假的。多休一天假,企业就会减少产量,就会多付出成本

(给休假的员工发工资)。正是慑于资方的压力,虽然法律赋予了劳动者带薪休假的权利,可许多人根本不敢休带薪假。

正是站在资本利益的立场上,力挺政府取消“五一”长假的清华教授蔡继明说过:节假日是奢侈品,多放一天假,少干一天活,创造的财富就会相应减少。西方国家法定假日不会多过我们10天,但我国人均GDP只相当于人家的1/20——言下之意,多放假有损GDP,因为人均GDP比发达国家低,中国人就得比人家少休假。事实上,许多十分看重GDP的政府部门,也都接受了这种看法。

也正是站在资本利益的立场上,前段时间广州就有好几个政协委员联名提出“暂停带薪休假制度”,建议在金融风暴影响的这段时期内,政府应暂停员工的带薪休假制度,以此作为受到风暴冲击的企业减轻负担。他们认为,带薪休假制度是企业发展的巨大负担,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暂停带薪休假制度”的建议虽招致

一片骂声,但却切中了许多地方政府的心事。

忌惮于恢复长假会得罪资本利益,会有损GDP,会加重陷于危机中的企业的负担,面对“恢复长假刺激消费”的诱惑,地方政府当然左右为难,不敢轻易接舆论的茬儿。广东省虽然积极回应舆论似乎“恢复长假”了,但显然他们仍是顾虑重重,所以采取了“鼓励居民集中在五一前后安排带薪休假”这种曲线、间接、可进可退的方式。其实质上根本没有恢复五一长假,鼓励公众休带薪假去填补取消的五一长假,等于又把球踢给了公众:鼓励公众带薪休假,他们所有人都敢休吗?尤其是在这种金融风暴导致了就业危机、就业危机又弱化了劳动者的话语权和谈判权的时候。

从经济利益角度来权衡放假的利弊,总难以摆脱两难的困境,只有跳出经济利益的功利分析,回到劳动者的休闲权之上,才能认识到休假的真正意义,才不会斤斤计较,左右为难。

### [快报再评]

我的感觉是讨论这个问题比较“奢侈”。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倒不在于政府的面子,而是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原先有长假的时候不也是怨声载道吗,说集中出行,交通紧张价格高,景点人挤人,“大人看(前面人群的)脑袋,小孩看屁股”,所以有带薪休假分散出行的呼声。说“休闲权”太高调,真正能落实的也就是行政和事业单位及部分福利好的国企,一般企业和员工总是先考虑生存,再考虑如何节省出行成本。因此,还是先强制落实带薪休假再说吧。而且,各地休假制度不统一,不是正好可以错峰分流吗,为什么一定要学广东呢?

趁机说一下,我一亲戚在某大医院住院部做护士,她们科室的女孩个个累得半死,不仅倒班,还动辄延时加班,因为院方根本没按比例配足护士,为了省钱,还动不动拿“多的是人要找工作”威胁。管好这些严重违反劳动法规和八小时工作制的“血汗单位”才是最急迫的。

## 薪酬透明化了就没人抱怨马明哲

↓薪酬透明化“零薪酬”为何难获掌声? 广州日报 2月25日 作者 秦川

### [广州日报一评]

去年因“高薪门”陷入舆论漩涡的马明哲近日作出一个可能令外界吃惊的决定——在将于近期公布的中国平安2008年年报中,这位董事长兼CEO的薪酬一栏,将只剩下几个并列的“0”。(2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无论是危机公关还是提振士气,马明哲选择分文不取的“零年薪”,都或多或少体现了卧薪尝胆的自觉和哀兵必胜的诉求。然而,与其他高管拿一元年薪赢得舆论赞誉相比,马先生所遭遇的舆论负面反馈,多少让其有些尴尬,多数网友对此举并没有报以掌声,更不乏有人认为是作秀。

问题出在哪里?是马明哲作秀痕迹太明显以至穿帮,还是世人对其怀有成见?拿零年薪的马明哲何以才能赢得谅解或尊重?

笔者认为,只有最大程度地将薪酬透明化,才能消除公众的疑虑。众所周知,企业高管的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福利性收入和中长期激励收益构成。马明哲的零薪酬是否意味着,这些收入全都归零?恐怕不可能,因为中长期激励收益并非是一年内发放,今年选择零薪酬,并不代表明年继续零薪酬。

此外,对于企业高管来说,职务消费更是一个深不见底的筐,与行使职务有关的消费支出、住房、汽车乃至宴请、疗养都可纳入这个“大箩筐”。由于这些费用不是以现金形式发放,而是以票据报销

的形式由单位支出,导致现在职务消费已经成了企业高管们的隐性收入。显然,谁也无法料及马明哲们的职务消费到底有多少。如果堤内损失堤外补,那么零薪酬又有何益?

其实,科学的薪酬体系在于权责统一、奖罚分明,如果企业业绩良好,高管享有必要的激励措施并无不妥,但当企业业绩不佳时,高管不仅不应该拿高薪,反而应该被问责,在此语境下,如果高管刻意高调宣称拿零薪酬,则其心可疑。总之,贪婪不可以,伪道德符号也不可取,最可行的方式是建立合理的薪酬体系和奖惩机制,并将它晒在阳光下。

### [快报再评]

围绕着马明哲零薪酬的议论,看了叫人不是滋味。仇富?嫉妒?都不是。好人难做?高姿态你说作秀,照拿不误你无可奈何还没话头可嚼,这公道吗,这不是太挑剔了吗?

没有合理透明令人服气的薪酬决定机制,没有公开的合理的职务消费制度,一切都是云遮雾罩,“疑心生暗鬼”,人心也变得阴暗了,互相猜疑,互不买账,这是最可忧虑的社会心理。这样的社会氛围,谁都没有尊严,没有安全感,也不可能和谐。